

2004 台灣文學教育及學術研究

◎ 陳建忠



圖 20 「2004 青年文學會議」研討會。(林宗德 攝)

一、台灣文學系所與課程

本年度新成立的台灣文學系所，又增設了中興大學台文所、中正大學台文所、台灣大學台文所、台中師院台灣語文學系、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等。與前幾年的情形相較，台灣文學系所之定位似有更加多元化的傾向。除原先文學系的定位外，尚且向語言學、客家學、傳播學等方向發展，則台灣研究有更細膩的學術分工，於「台灣學」之開展可以肯定是正面的。

不過，表面上看，在目前廣設碩士班、學士班的情形下，台灣文學之教學與研究似乎極一時之盛，往往令人

側目（或謂之為政權輪替後的「霸權」、「顯學」）。但實際上，歷來在大學教育，甚至是研究所教育都傾向考量如何遷就就業市場的生態裡，我們的教育體系似乎只僅能在「表面上」顯示重視台灣文學，但對於投入此台灣文學系所的師生而言，從整個國家機器到教育部，乃至於校方，幾乎都未見明確配套的課程或未來發展規劃，致使台灣文學系所的未來發展，在表面的繁榮背後，埋下了足堪憂慮的變數。

例如，空有台灣文學系，對於在校修習教育學程以便來日參加教師甄試與實習的台文系學生來說，除了靜宜大學在整個台灣文學的推動過程中，

早見及此，而先已有制度性的配套措施之外，學界多半依然大多要依循中國文學系主導下的國文必選修規定，遂導致所學無所用，必須再重修中國文學課程。審時度勢，因應時代的變遷，是否需要重新協調出一套台灣國文教育師資培育的修習課程呢？然而，這些「重頭來過」的台灣文學系學生，面臨的自然是何謂「國文」的問題；是誰有資格教「國文」的問題；是誰主導台灣文學與語文教育方向的問題。如此看來，顯學之說不過是一種譏嘲。

再者，空有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但教育部核給的師資員額經常只有一兩名，有的甚至竟是零（就看校方如何自己解決）。更嚴重的是，除了成大外，沒有其他台灣文學博士班的設置。如此一來，碩士班學生除了轉投他所（改讀回中文所或其他），只好轉行他業，則未來五年十年的台灣文學師資何在？可以想見。而學術研究上則沒有足夠的深造管道以容納人才，研究之資源與大量碩士生謀職無門，自然降低優秀人才投入研究行列。

或許我們可以大膽揣測，營養不良、利空盡現的台灣文學系所，在缺乏遠見的教育主政者主導下，徒然空有其名，但其命運大概難免於被兼併、

統一於由傳統文學教育體系所主導的教育機制中。這大抵如同政治上的磁吸效應一般，市場法則與文化認同之爭奪最終將決定台灣文學的發展路線，而非台灣文學本身之貧乏。

事實上，市場法則與文化認同之爭，在本年度中已然透過「高中國文科課程綱要」修改所引發的爭議具體見到。要更動行之已久的任何國文課文，其所牽涉的利益糾葛會有多龐大，想必驚人。書商、編者、學者間的密切關連，這個市場之複雜，更是需要想像。但，究竟要在攸關每年數十萬讀者的國文課中教多少白話文、文言文？究竟台灣的國文課是否僅是語文教育，亦或是兼有國族認同之功能？去中國化果真是台灣國文教學的終極目標嗎？

凡此，我們都可發現，無論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或由教育發展的角度看，台灣文學在進入這些領域時，都成為各方意識形態、商業利益、學術資源爭議的焦點。誠然有必要做更大規模的論辯（而非立委諸公藉機大演政治秀），訴諸理性與輿論，來創造、凝聚共識，才能為台灣的文學與語文教育尋找出路。

實際上，幾乎每一年的台灣文學年鑑中，我們都根據長年觀察提出呼

籲，希望在文學教育與研究上，主事者應該更有遠見與擔當，知識分子應當更投入於教育與學術環境改造的工程，足見此問題之嚴重已非一日，誠然值得各界關注、討論、改變。

二、學術研討會及其開展之議題

本年度的學術研討會，經過年鑑中所整理的資料來看，有不少是已建立每年舉辦的傳統性的，如彰師大的「第13屆詩學會議」、中興中文系的「第5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學術研討會」、文訊雜誌社的「2004青年文學會議」等，已然累積了一定的知名度，並在許多議題的設定上屢有變化。

此外，本年度值得重點加以介紹的，應該是具有特殊意義，或在學術議題上具有重要新意者。

1994年清華大學舉辦「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是學界首次以台灣作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代表著台灣文學研究已逐漸受到世人所重視。十年來，台灣文學研究已逐漸向下紮根，研究成果成為學界矚目的焦點。由此才有以葉石濤、張文環、鍾肇政等等作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次第舉辦。本年度在楊逵將滿百歲冥誕前夕，由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靜

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承辦，於6月19、20日舉行「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一系列活動，亦是本年度的學術盛事。



圖21 靜宜大學「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靜宜大學台文系提供)

楊逵百年紀念系列活動，除了研討會之外，同時也舉辦楊逵相關文物展；另有安排演出「楊逵文學紀念劇——牛犁分家」，由年輕學子重新詮釋半世紀前劇本的風華。最後，整個楊逵百年紀念系列活動，別具特殊意義的是研討會隔日「重返東海花園」的活動。昔日東海花園，是楊逵自綠島歸來後，用鋤頭在這土地上寫作的園地，吸引文壇上的知識青年來此親炙文壇前輩。活動最後，以種植花卉來為東海花園寫下新生的歷史，也象徵著楊逵的文學精神不死，台灣文學研究的也將代代相傳。

可惜的是，今年適逢賴和冥誕百十歲，台灣社會顯然並未記得這位「詩醫」懶雲，也未見較大型的紀念活動或研討會，殊為可惜。倒是創世紀詩社的「創世紀五〇年與台灣現代詩研討會」與笠詩社的「笠詩社四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皆是文學史中著名的社團與刊物，適逢具有特殊意義的社慶，研討會又重新聚集相當多文壇注目的眼光。

而在學術議題上最需一提的，便是以針對台灣羅馬字研究舉辦的研討會，對於研究台灣語言問題的學者而言，這應該是相當難得的一場盛會。

「2004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2004 Tâi-òan Lô-má-jī Kok-chè Gián-thó-hōe Gi-thê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iwanese Romanization) (2004.10) 係由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成大台文系承辦。會議主題為探討：「白話字 t, 台灣文學史 lâi-té 所扮演 ê 角色 kām 地位」。

其主題說明強調：「過去台灣文學 ê 研究 lóng 重 t, 中文、日文或者漢字台文書寫 ê 作品，對 tiōh 白話字(Pch-öe-j, ; 台語羅馬字)作品 ê 研究 tō 眞罕看。爲 tiōh 促進學術研究 ê 全面性，chit-pài 研討會 beh 以白話字做主題，探討白話字 t, 台灣文學史 lâi-té 所扮演 ê 角色 kām 地位 kap 伊對後來台語文運動 e 影響」。徵稿的範圍有：1. 白話字 e 起源 kap 發展 2. 白話字文學作品、出版品研究 3. 白話字 ê 教學研究 4. 白話字 kap 各國羅馬字 ê 比較研究 5. 白話字 ê 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研究 6. 白話字 hām 當代台語文運動 7. 任何 hām 白話字、羅馬字或者台語有關 ê 議題。

可以看到，台灣羅馬字方面的台灣文學研究，有許多尚待開展的議題孕育其中。藉由此會議，台灣文學的研究的另一領域似乎也正隱隱成形。

至於本年另一重要議題的研討會，則屬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比較的研討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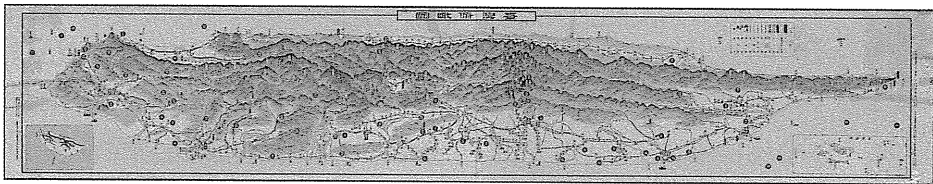


圖 22 台灣羅馬字的台灣文學，孕育著另一文學領域。(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提供)

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研究課題所以重要，是因為關於台灣文學的定位，僅僅由台灣內部政治與美學的爭議來理解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台灣文學的誕生與發展等諸問題，放在東亞或世界的脈絡裡加以審視，採取影響研究或平行研究的方法論，考察台灣在不同歷史階段與其他地區的連動關係，並對台灣文學與其他同階段或同類型文學發展做出比較，方能更真切觸摸到台灣文學在全球化架構中的複雜意義。

目前由中研院文哲所彭小妍、李爽學主持的「正典的生成：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計畫，正彙集各方專家，預計在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中，完成各種比較研究，並編成一套《台灣文學選集》，可見此一趨勢將會逐漸成為台灣文學研究的另一重點。其計畫的簡介提到：「本計畫擬探討台灣文學自新文學運動以來近百年間與中國文學、日本文學、歐美文學等的互動，回歸文學現象發生之歷史脈絡，重新思考台灣文學史之面貌。目的是全面檢討台灣文學史發展的過程中，內部發展的趨勢如何和世界文學文化理論形成辯證的關係」。文哲所舉辦的「正典的生成：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2004.7)，就是其比較研

究成果的初步呈現。

會議中，有許多強調台灣與世界文學關係的新穎論述，例如王德威便提出「後遺民寫作」的說法，認為台灣文學傳統與遺民文學攸關，而新近出現的許多邊緣族群與記憶的書寫（以朱天心、李永平、舞鶴、駱以軍為例），其所觸及的乃是有關「時間、記憶的政治學」，所論儼然替政治立場上不贊同此間新興國族論述的一批作者予以理論支援。有意思的是，如果將此觀點與同樣參與計畫的陳芳明力主恢復歷史記憶、建立後殖民主體的史觀並置，似乎構成了極具張力的研究議題，值得一併思考。

另外，新生代研究者的培養自然也是要務。如文訊雜誌社之「青年文學會議」已每年連續舉辦，進入第八屆；而國家台灣文學館也委託清大台文所舉辦過「第一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這些活動都有待進一步關注與支持。

三、文學評論與博碩士論文

九〇年代，大量碩博士論文陸續出現，意味著台灣現代文學研究已經建制化的事實；同時，研究方法也一再變動，呈現出新生代試圖提出更多角

度的詮釋的企圖（性別、族群、國族、階級）。台灣文學獲得「正名」後，文學研究進一步建制化，指標為碩博士論文大量生產、研討會激增、系所成立。至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隨著兩岸的恢復交流，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出現。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近年的文學評論，研究者在研究主題上已逐漸擺脫上一階段的許多傳統議題，而朝向一些文學史中較被忽略的議題深掘。例如以下幾種範疇的主題，在近幾年中取得較大的成績，具有研究主題多元化的傾向：

「五〇年代文學」，長期都被視為以反共戰鬥文學為主流，除了量產的戰後十餘年間有人加以分析外，隨著台灣文學界追求主體性發展的過程，這時期的作品與作家明顯遭到忽略。晚近，則有更多學者注意到，無論要以何種美學或政治立場評價這時期的文學，但應該先正視其存在，並加以嚴肅地研究、整理。

這方面，應鳳凰在近年來的撰述頗為積極，其《重估五十年代文學》（Re-assessing Taiwan's Literary Field of the 1950s, 2000），便是美國德州大學東亞系博論；回國後亦致力於此領域的研究，例如有論述〈張道藩《文藝創

作》與五〇年代台灣文壇〉（「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3.11）等。在資料的整理與新議題的提出方面，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不少啟發。本年度並將這些論文結集為《五〇年代台灣文學論集（1950~1959）》（春暉，2004.6）。

此外，碩博士論文以此時期為研究範疇者，可謂增加顯著，試舉例如（案：以下未標明為博論者，皆為碩論）：秦慧珠《台灣反共小說研究（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文化中文博論，2000）、郭淑雅《國族的魅影，自由的天梯——《自由中國》與聶華苓文學》（靜宜中文，2001）、施靜宜《五〇年代的黃荷生詩研究》（文化中文，2001）、施君蘭《荒野的春風：五〇年代《野風》雜誌的故事》（政大新聞，2002）、簡弘毅《陳紀澄文學與五〇年代反共文藝體制》（靜宜中文，2003）、唐玉純《反共時期的女性書寫策略——以「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為中心》（暨南中文，2004）。

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亦為過去以新文學為研究的學術潮流所忽略，以許俊雅、施懿琳、黃美娥、廖振富等諸位著述較多。近五年中，施懿琳集結的《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春暉，

2000)，可視為其代表作。而相關的台灣古典文學專著，本為學位論文者，亦陸續付梓，如：黃美玲《連雅堂文學研究》（文津，2000.5）、林美秀《傳統詩文的殖民地變奏：王松詩話與詩的現代詮釋》（太普公關，2002.9）。

受此學術思潮的轉變影響，以古典文學為研究範疇者，投入者不少，試舉 2004 年完成之例有：武麗芳《日據時期竹塹地區詩社研究》（玄奘中語）、王玉輝《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和詩人之研究：以旗津吟社為例》（中山中文）、顧敏耀《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中央中文）、吳東晟《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成大中文）、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文化中文在職專班）等。

「戰後初期（1945~1949）」是常被忽略的文學史階段，但在目前已受到不少研究者的注目。較新出的研究有：蔡淑滿《戰後初期台北的文學活動研究》（中央中文，2002）、陳建忠〈戰後初期現實主義思潮與台灣文學場域的再構築——文學史的一個側面（1945~1949）〉（「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2.11），及徐秀慧《戰後初期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清大中

文博論，2004）。

至於「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也逐漸受到學者注意。這些研究是廣義的華文文學研究，對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有一定的參照作用。近年來，看到有較多學者涉足，但因量少，在國內對話不易，是否能介入中國大陸當地相關研究的討論，也有待觀察。舉例言之有：金尚浩《中國早期三大新詩人研究》（文史哲，2000.7）、彭明偉《韓少功小說研究》（清大中文，2001）、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2002.1）、陳碧月《大陸女性婚戀小說：五四時期與新時期的女性意識書寫》（秀威，2002.4）、蘇敏逸《「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清大中文博論，2004）、陳信元《出版與文學：見證二十年海峽兩岸文學交流》（揚智，2004.4）。

要進一步解析這多元化主題的文學批評潮流，恐怕不是此篇短文能夠勝任。然而由以上粗略地列舉研究成果，不難看出，只要能敏銳地意識到問題所在，台灣文學研究的版圖還有許多有待挖掘的空間。而多元化的研究方向，也看出研究者乃至整體社會期待透過瞭解更多歷史真相，尋求理性對

話的思考，而非偏向於特定族群、性別或種族等主流立場或主題的研究。

應該還要提及關於馬華文學研究近年來日漸興盛的態勢，限於篇幅，僅能從簡。近五年中在台灣創作的馬華作家日多，且頗受矚目，相關研究也不少，有如：朱崇科《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唐山，2004.5）、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2》（萬卷樓，2004.1）、黃錦樹《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麥田，2003.1）、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麥田，2003.2）。以上，似乎都是馬華作家間的互評，台灣論者較少參與討論。然而，無論是要將馬華文學視為海外馬來西亞文學、或台灣（新移民）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這些在特殊歷史境遇下於台灣發展起來的創作與論述，必然會影響日後台灣文學史或研究史的撰寫，值得注意。

此外，文學研究除了延續九〇年代因文化理論與後殖民論述引進而傾向文化研究與後殖民研究外，也有一些新理論與新視角的調整，可以看到一些在思想上與文學美學立場上微妙的變化，研究者對這些議題的挪移之觀察，正可作為下一階段研究延續或突

破的基礎。

九〇年代以來，後殖民論述便逐漸在台灣文學研究上顯現重要影響。後殖民所謂文學之政治層面的研究，無疑是在傳統的歷史脈絡、美學層次、語言符號等非政治的文本研究上，重新畫出一道邊界，這也正是後殖民批評與其他理論在方法論上的不同基礎。

近年來，延續此後殖民視角與方法，有更多的著作出現，如：游勝冠《殖民進步主義與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文化抗爭》（清華中文博論，2000）、陳玉玲《台灣文學的國度：女性、本土、反殖民論述》（博揚，2000.7）、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麥田，2002.4）、廖炳惠《另類現代情》（允晨，2001.5）、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麥田，2003.9）、曾萍萍《噤啞的他者：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萬卷樓，2003.12）、陳建忠《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春暉，2004.1）。其中，也有如許南村編《反對言偽而辯——陳芳明台灣文學論、後現代論、後殖民論的批判》（人間，2002.8），批判誤用後殖民論述而使台灣主體性過於凸顯，造成中國民族分裂的反論出現。

其次，重估現代性與現代主義文學

的研究視角，也在逐步變化。歷來，台灣的反殖民文學傳統對寫實主義特別推崇，但論者對以描繪現代主體內心寫實的現代主義思潮，往往有兩極的評價。主要還是認為，現代主義的模仿、晦澀等美學問題，乃至於借純文學之名而逃避對現實與自身意識型態立場的反思。近五年來，我們看到不少研究者開始討論現代性與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複雜的關係，既不能一筆勾消其影響，但也應釐清許多似是而非的觀念（如美學意識型態與評價過高或過低的問題）。相關專著有如：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麥田，2004.6）、陳建忠《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五南，2004.8）。此外也有學位論文如：林培瑩《被誤解的本土現代主義者——歐陽子作品初探》（靜宜中文，2000）、侯作珍《自由主義傳統與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文化中文博論，2003）、崔末順《現代性與台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政大中文所博論，2004）等。

四、結語

從最基礎的語文與文學教育，到學院中的台灣文學研究，其影響層面是

相當廣泛的。教材的編定與教學目標的制訂，都與台灣文學系所之發展，以及學術研究方法與觀點之翻新息息相關。因此，在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中，我們一方面看到本年度有進一步繁榮、多元發展的現象，顯見日起有功；但我們也注意到並一再提醒的是，在這繁榮背後潛藏的複雜因素，如果沒有及時解決，可能對教育與研究等台灣文學重要的領域，發生重大的影響。

美國著名的教育學學者艾普（Apple）在他《意識型態與課程》一書的中文版序中說過：「對於社會中不平等權力再生產方式的任何分析必須涉及到教育問題，教育機構提供了一個主要的機制，通過此機制，權力得以維持並接受挑戰」，並強調「一個真正的、批判性的教育研究需要的不僅僅涉及『我們怎樣有效地去傳授』這一技術問題，……它必須批判性地思考教育與經濟、政治與文化權力之間的關聯」。是以，當統治者以國家機器為後盾，透過文學教育體制來灌輸他需要的文學傳統時，也同時改造了歷史與文化的記憶，而一個沒有台灣傳統的文學教育機制，終於只能讓台灣子弟們繼續在台灣這片土地的上空漂浮，這不正是台灣社會最大的病徵？

然而，我們也要思索，那些「鄉土教育」、「認識台灣」、「台灣文學」的課程，因具有相當程度「由上而下」的改造、矯正企圖，雖說具有某種程度出於認識我族文化的教育「正當性」，但國家機器的介入，其所造成的特定政治立場的干預，卻不能重演獨裁者的舊戲碼。因此，批判性地重建台灣文學教育體制，是除了要重視文學傳統的傳承與國民意識的關聯，更要避免文學教育造成的意識型態霸權，兩者平衡如何拿捏，誠然是我們努力的重點。因為，文學教育不是政治教育，而應該是讓台灣人透過文學認識自我與世界的一種媒介與方法。

至於文學研究，除了「學術自主性」這人人可以以自我為中心的口號外，我們還是認為這裡所要討論的議題，其實就與文學教育中要重視何種文化傳承一樣，與台灣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絕難兩分。僅有台灣文學系所之殼，而根本沒有實力去深化台灣文學系所之根基（師資、出路）的學術現實，真真擔當不起「霸權」或「顯學」之說，暴露的正是「台灣文學」此一內涵與實質，依舊是有待辯論、爭奪的符號。台灣的文學研究與教育，無疑也是諸神的意識形態戰場。

而未來的路。還是很漫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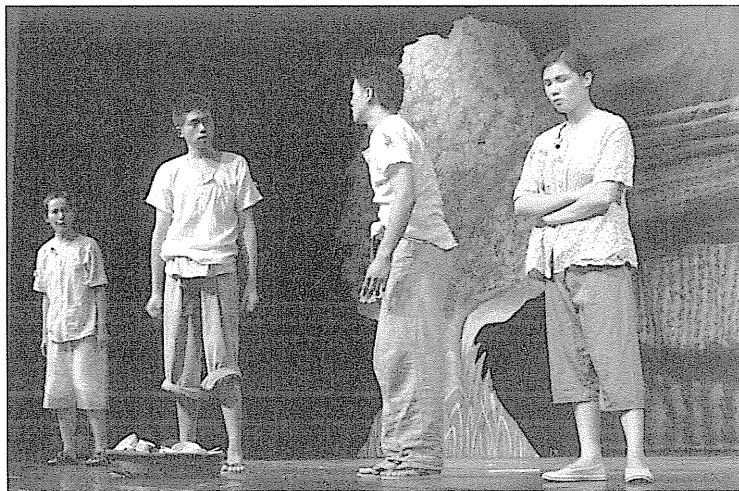


圖 23 「楊逵文學紀念劇——牛犁分家」。(靜宜大學台文系提供)